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 第一四〇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06/Rev.1).....	1
通过议程 .....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四百零六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六时十五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乌斯曼·索塞·迪奥普先生**  
(塞内加尔)。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S/Agenda/1406/Rev.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4)
- (b)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48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早些时候的决定，我建议

邀请要求召开安理会本次会议的约旦和以色列两国的代表，在讨论提交给我们的问题期间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也建议邀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摩洛哥和叙利亚的代表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轮到他们发言时，他们将被邀请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H.*法拉先生(约旦)和*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A.*帕查奇先生(伊拉克)、*A.T.*本希马先生(摩洛哥)和*G.J.*托迈赫先生(叙利亚)在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我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前天我请求你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以调查来自约旦领土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暴力和侵略行动。安全理事会现在是十分熟悉这一局势的。由联合国会员国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会员国以色列发动的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正在进行着；一系列大规模的、行动协调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破坏和屠杀，正在不分男女性童、不分城市村庄昼夜不停地进行着——这就是根本问题所在。

4. 安全理事会不能也不应当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过去二十年来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以色列人民再一次求助于安理会，希望安理会不会忽视由于这些阿拉伯侵略行动的继续所造成的致命危险，不会轻视我们的苦难，拒绝把我们面临所面临的毁灭和死亡的攻击中解救出来。阿拉伯代表们企图取得安理会的同意和特许，以继续他们对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暗杀和破坏的战争。我们等待着安理会的回答。

5. 难道我们审议的结果会鼓励那些进行战争和播种死亡的人吗？审议的结果会被认为是无视以色列

的请求吗？以色列的请求是不允许目前的危险局面继续下去，不容许这一局面升级到更为严重的状况。

6. 假如有谁对以色列被迫采取措施以对付侵略和恐怖主义的基地的一些情况曾经抱有怀疑的话，那么，我昨天向安理会第一四〇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我们在东岸袭击者的营地上所发现的情况的概要和今天报纸上登载的来自约旦的目击者的报道，就充分揭示了我们现在正在应付的威胁的程度和袭击的规模。

7. 在今天早晨的纽约时报上，我们看到一篇关于恐怖分子的组织、他们的训练和活动的引人注目的描述，我想从这篇报道中援引一段：

“卡拉迈营地今天挤满了带着苏联制的机关枪和手榴弹的人群，得意地谈论他们昨天进行的一场战斗。

“有一组来访的记者今天在枪口的威逼下不得不折回来，但是后来有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小组，在一个约旦陆军上尉陪同下，在营地上留了二十分钟，以后也被命令离去。

“一个约旦警察（他是营地上大约六个警察中的一个）认为这些人是国民抵抗警卫队的成员。

“但是另外一些约旦人却直率地说他们是法塔赫成员，是一支致力于反对以色列的地下战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一个曾经和来访记者们在一起的约旦人，和另一个在那天早些时候曾同侯赛因国王和塔勒洪迪首相一起到卡拉迈去视察低于海面的谷地的约旦人，作了如下的叙述……

“……

“……突击队员们进入这个幽灵般的营地，而以色列人显然知道了他们的到来。

“当以色列装甲部队昨天冲进卡拉迈的时候，据说突击队员逃到山里，是因为他们的弹药快要用完了。

“同时，以色列的直升飞机在该营地之东约半英里处的山麓附近降下了‘四百至五百’个士兵。在这里突击队员们再次作战，最后弹药告罄，就以短兵相搏。他们告诉了这两个约旦人。”

8. 现在很明显，我们面临着一架完全准备好即可开动的战争机器，设置这架机器的目的是向以色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期通过所使用的特殊方法，可以免于遭受到以色列可能认为必需采取的任何自卫措施，并免受安全理事会的谴责。

9. 全世界都怀着极大的期望等待着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和约旦各自的控诉作出决定：一方面，是对继续不断的战争、恐怖、袭击、破坏和谋杀所提出的控诉，对约旦在它的领土上公然庇护恐怖分子、抢劫者和破坏分子所提出的控诉；另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为了防御这种阴险的侵略而采取的措施所提出的控诉。我可以肯定，安全理事会所有的代表都认识到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决定对中东和平和安全的前景将有多么重大的作用。

10. **主席：**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11. **法拉先生（约旦）：**我不想在我们进行辩论的后阶段用冗长的发言来使安理会厌烦。但是由以色列代表提出并经过几次三番在每个场合重复的一些论点是需给以回答的。我想当以色列代表说他已经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并且要求召开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时，安全理事会是不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的。特科阿先生来到我们安理会的时候，双手是不干净的。他是在以色列犯了罪并承认犯了罪以后来到本安理会的。因此我认为，先生，你对于隐藏在这个控诉后面的动机是很明白的。它无非是企图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提交给安理会的真正的问题上面转移到不相干的和伪造的谎言上去。我曾经希望安理会不要把这个控诉列入议程。因为这是很熟悉的一个策略，一个老花样。

12. 一九六六年七月，叙利亚提交了一份控诉，同时还提出了另一桩严重罪行的详细情况，犯罪者为以色列，它已表示承认。以色列仿效了这一作法，提出了一个反控诉，企图转移世界公众舆论和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当时，我反对把以色列的指控同叙利亚的控诉作为一个合并的项目。在安全理事会上我们讨论了很久并且决定了不把两件事合并在一起讨论；决定叙利亚的控诉应该作为项目（a）首先考虑，而项目（b）应在就项目（a）通过决议后再考虑。

13. 当出现有人明显地企图转移视线并捏造事实时，我认为安理会的责任应该是不允许这种歪曲。歪曲是不符合安理会的尊严的——这里我不是指提出控诉的人的尊严。

14. 以色列代表提出了谁住在卡拉迈的问题。他说以色列军队在进攻时没有看到卡拉迈有当地的西岸居民。他倒是本事区别谁来自西岸而谁不是来自西岸。卡拉迈人过去在那里，现在他们还仍然在那里。特科阿先生的说法不仅被联合国和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所提出的报告所否定，而且也受到许多报刊访问者、新闻记者以及一些显要人物的驳斥。这里我用不着提他们中的很多人，但我可以提一提当我在约旦时，尤金·布莱克先生是在那里的。在以色列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的犯罪活动后的一两天，他来了。他会见了人民，和人民谈了话，人民是在那里的。他们讲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以及他们来自巴勒斯坦的哪一部分。而现在我们却听到特科阿先生说那里的人民不是这个营地的人。

15. 关于卡拉迈营地是恐怖分子的基地这个说法又是一个新的说法。我们这地区的人是听惯了这个说法的。这是企图为他们根据某种论点、捏造或说法而杀害所有卡拉迈的青年人进行掩饰和辩护。他们的论点或捏造或说法是：他是法塔赫，他是敢死队，所以他应该或是处死，或是绑架或是押送到占领区去。

16.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论点和这样的说法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当以色列侵略西奈和以色列部队占领加沙地带时，他们来到并进入了加沙地带的—一个城镇汗尤尼斯。他们杀死了汗尤尼斯的大多数青年人，说他们是敢死队，是突击队。关于这件事，联合国记录俱在，可以证明。今天，同样的事重演了。在这里他们告诉安全理事会说：所有那些在卡拉迈的人都不是卡拉迈人，他们是法塔赫。因此以色列人可以以为所欲为，可以犯罪，可以杀死他们，谋杀他们，绑架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占领地去，等等。

17. 昨天特科阿先生说当地居民是武装的。我想知道以色列侵略者是否指望卡拉迈人民造起一座凯旋门来接待他们或者用花束来欢迎他们呢，还是他们认为卡拉迈营地是一个体育俱乐部或者是供他们进入的一个郊游野餐之地呢？

18. 因为他们是人，所以他们要反抗。他们没有屈服于侵略者，并且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当以色列人回到卡拉迈侵略、杀人和破坏时，卡拉迈人民决心留在那里再一次迎战以色列人，保卫自己和他们可爱的家乡。他们将运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抵抗侵略，抵抗侵略者。在最近这次以色列的进攻中发生了肉搏战，这种行为是不足为怪的。它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决心。他们深信，为了争取解放和自由，任何代价和牺牲都是不足为惜的。安全理事会这个团体就是这样一种工具，通过它的行动应能阻止这类罪行的发生。对以色列人的罪行进行抵抗不是什么怪事。当一旦出现侵略的时候，人们总是用抵抗给以回答，而安全理事会则能够更好并更有效地制止侵略。

19. 特科阿先生讲到了哈勒万和开罗其他地方的一些示威。可是他没有说，所有的示威都是要求外国军队从所有阿拉伯的领土上立即、全部和无条件地撤走。

20. 以色列的歪曲也实在太过头了，它昨天竟然说：西岸的人民是幸福的，而且说不要和平的是阿拉伯各国政府。这件事我请在座的代表们去判断。各位都熟知在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会怎样反应，他们对外来的侵略会怎样反应。在座的所有代表都曾经历过不同形式的外来侵略。他们都以唯一正常而且自然的方式反应了。西岸、加沙、西奈和叙利亚的人民也不例外。

21. 我带着一本红皮书。书中包括三十七个有关约旦河西岸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文件。这是一本由巴勒斯坦问题研究学会出版的书，这个学会恰好是由黎巴嫩总统阁下查尔斯·赫卢博士所创建的，其会员包括国会议员，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和其他著名人士。这本书有三十七个有关阿拉伯人反抗和抗议以色列占领的文件。在座任何一位代表若想多知道一些以色列的罪行和有关该地区的抵抗活动，都可以得到这本书。

22.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我的美国同事戈德堡先生的发言。他似乎有这个意思，一提出美国压力集团和免税捐款的问题，我国，小小的约旦，就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我认为，反过来说才是真的。正是这些压力集团正在干涉约旦的内政并扰乱约旦的安全。它们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帮助一个非美国的外国当局侵入我国国土并赶走我国人民。通过这些免税捐款，以色列已被全付武装，从而被怂恿去侵占约旦河西岸。由于有了募集基金和宣传的支持，犹太人采取了恐怖政策。因此，我十分公正并十分正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压力集团不是这种恐怖行为的同谋者吗？恐怖行为的同谋者就是恐怖分子。安全理事会本应谴责这些恐怖分子，而不应指责这个国土的合法主人，他们已被赶过了约旦河，已从家里被赶到茅屋、山洞和帐篷里去过日子了。

23. 这些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民。他们追求解放，热爱自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且按照联合国宪章，他们正在进行斗争。不，我不是在干涉美国——一个大国——的内政。约旦是一个小国。

24. 现在我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昨天和前天的辩论中一再提出过的。这就是和平、稳定和safe的问题。这些都是华丽的词藻、漂亮的说法；但是我们应当考察行动。某些理事国代表说到派遣观察员到所谓停火线上去。首先，请让我说，不存在停火线这类东西。有停火决议和停火地区，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停火线。

25. 以色列的代表，为了明显的理由，一再提到所谓停火线。我们听到其他代表，或出于有意或由于大意，谈到一条停火线。而现在我们被要求去考虑在那条所谓停火线上派遣观察员的可能性。我们欢迎在停战分界线的两边派驻观察员。这条分界线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承认的；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条联合国承认的线。

26. 我们欢迎加强为了进行观察而建立的联合国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混合停战委员会。它是为了进行观察而建立的唯一的联合国机构。我们希望各会员国不要制造一种局势，使得以色列人能够巩固他们侵略的成果和他们新的扩张计划。我们愿意看到停火协定全部实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就是以色列人正在逃避的。

27. 关于停火、停火协定、停火机构和停火观察员已经谈得很多了。虽然我们支持这个地区的停战机构，但我们决不支持任何会冻结所谓停火线直到以

色列的扩张计划全部实现的新东西。这种搞法对这个地区的和平是有害的。我们需要立即撤退；然后才需要停战分界线上的观察员，与此同时，应当加强联合国停战机构。这是在另一个项目中安理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的关键。

28. 我们谈到线。我们还必须谈到撤退、立即撤退到这条线，这条联合国所承认的唯一的线。

29. 我应当说，承担保护以色列任务的会员国现在不能说他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撤退并遵守六月五日的线。他们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不能放弃他们作为一个政权的父母的职责，而这个政权现在公然反对我们宪章中奉为神圣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30. 在我们的国土上制造出一个违反我们意志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支持它到了超越任何合理的限度，把它武装到牙齿，然后让它放肆地攻击、掠夺、杀害、谋杀和毁灭，这是不道德的或错误的。对安全理事会来说，采取行动表明以色列是单独行事，这是错误的。说所需要的和平只能通过新的观察员在现在的停火地区里实现，而不是在停战分界线上实现，这也是错误的。

31.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都能公正地对待受害者，不要再随和侵略者。要公正地对待这个联合国的小会员国，它是你们无所作为的受害者，要公正地对待一个朋友，他从他的朋友那里除头痛、失望和屈辱以外一无所得。要公正地对待和平，公正地对待一个爱好和平而每日遭受攻击的小国。最重要的是公正地对待宪章，宪章规定，侵略不应享有成果。

32. 我们希望安理会不要让以色列政权的妄自尊大影响了它的判断力和正义感。世界的公众舆论是根据你在侵略面前所作出的行动来鉴定你的。如果你由于内部的原因而利用我们的事件，那么为了维护我国人民的尊严、安全、幸福和稳定，我们可能要到别处去寻找补救的办法。

33. 我要对安全理事会的全体代表最后提醒这一点：一个人总不应当想在同一时候骑两匹马。每一个会员国的安全在于乘坐一部车辆——即联合国宪章，

它的价值和它的伟大目的。联合国宪章是以公正为和平服务的。

34.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3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不想把这个会议不必要地拖长下去。可是，法拉先生却想方设法反驳我的发言。我的发言是说西岸的阿拉伯居民渴望和平，我说他们厌恶战争和敌对行为，厌恶二十年来被阿拉伯各国政府灌输给他们的怨恨。我充分理解要使约旦代表信服事情的真相是困难的。他毕竟是迄今多年来一个好战和冲突的顽固代表。好在同以色列控制下的其他地区一样，西岸是对一切人开放的。

36. 如果他确有兴趣想弄清阿拉伯人民目前对和平和战争的态度，那么让他来并亲自看看吧。让他同他所要谈的那些人谈谈吧。让他问问他们：阿拉伯人民要求战争继续下去呢，还是渴望最后终于能实现和平？

37.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38. **法拉先生（约旦）：**我们听惯了那边座位上的每一个以色列人所唱的和平之歌。当他们讲到和平的时候，人们就怀疑他们是否真心实意地相信和平。在一八九七年，当他们在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上决定把巴勒斯坦占为犹太人之家而驱逐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他们相信和平吗？在一九一七年，当他们说服了一个英国先生贝尔福勋爵，违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答应把巴勒斯坦的土地给予以色列人，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转让给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在一九四七年，他们通过我先前提到过的一些压力集团，而能说服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先生——他的回忆录可以证明我所言属实——使用另外的压力，违反这块土地上人民的意愿，达成了那个不道德的分治巴勒斯坦的决定，象贝尔福勋爵那样将联合国从未拥有过的主权转让给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联合国从来没有过什么主权好转让给一个来自欧洲、叫做以色列的国家。

39. 当他们无视联合国，占领了许多被认为是属于阿拉伯巴勒斯坦一部分的阿拉伯城镇的时候，他

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当他们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给他们的多三分之一的土地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他们于一九五六年侵入西奈，本-古里安先生便匆忙赶去，准备找到第一座山，把它叫做摩西之山，然后就跟着说：“这是以色列国土的一部分——摩西曾在这里领受过神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当他们发动这次恶毒的进攻——这次六月战争——这次卑劣的进攻，这次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当他们占领了加沙、西奈以及约旦西岸的全部和叙利亚的一部分时，他们是根据和平来考虑的吗？他们现在想到和平没有？

40. 通往和平的道路是平易的。放下你们用武力夺去的东西。武力不能表达正义。武力不会产生结果。侵略不会使侵略者获得成果。法律不容许这样。欧洲的、拉丁美洲的、苏维埃的、阿拉伯的、亚洲和非洲的法律学家都承认这个原则。拉丁美洲国家宪章<sup>1</sup>第十七条是非常清楚的。拉美国家阐述这个原则是为了表明和平。

41. 象我早些时候在本安理会所说的那样，对以色列人来说，和平意味着另一回事。就“和平”这个词来说，我们是一致的。但是，对这个词的拼写，我们却不一致。以色列把“和平”拼写成“P-i-e-c-e”。我们的拼写是“p-e-a-c-e”。一八九七年他们要“一块”，一九一七年要一块，一九四七年要一块，一九五六年要一块，一九六七年要一块，现在他们还在为此奔忙不止。可是我却听到安理会的代表说要派人来作为观察员去保持稳定的局面。和平要求人心、思想和行为来一个改变。和平必须付诸实践。他们必须实行和平。

42. 至于说到约旦西岸，这些文件并非由西岸以外的人们所签名，而是由一些领导人签名的；由耶路撒冷市长鲁希·哈提卜先生签名，他在两星期前被以色列人赶走了；由约旦前任外交部长安通·阿塔拉赫先生签名，他曾来过这里，他被用武力驱逐出境；由易卜拉欣·巴克尔签名，他是一位著名的领袖，也被以

<sup>1</sup>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在波哥大签署，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色列人赶走了；还由许许多多的人士签名，由于他们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名，由于他们进行了抵抗，他们都被赶走了。另外许多人还在那里。我不必去把他们找出来。我可以问那些被赶出去的人们，问目前已过到河这边来的人们。

43. 因此，不管特科阿先生唱了多少遍和平之歌，世界人民是清楚的。事实俱在，他们不需要多作调查。你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去看一下地图，看一下实际，看一下所作所为，看一下罪行，看一下每天对约旦的进攻就够了。要查清谁主张和平，谁主张战争和侵略，是不必花多大力气的。

44. 我们还可以看看联合国的一些报告。古辛先生是说了一些东西的。你们都拿到了那份报告；<sup>2</sup>这份报告安全理事会还没有审查过；但它在那里。其他的一些文件也在那里。我们期望我们能干的、有才能的秘书长迅速派他的特别代表前去调查这些罪行，这些在西奈，在拉法赫，在阿里什，在汗尤尼斯，在加沙，在库奈特腊以及，最重要的，在西岸所犯下的罪行。

45. **主席：**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4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再次要求作一个简短发言的理由是，我发觉这是我与约旦代表取得一致的一个罕见的时机。我同意他的意见，通往和平的道路是平易的。这是一条非常平易的道路，并且以色列准备走这条路、准备同约旦一起走这条路。我们仍在等待着这个迹象，即约旦按照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准备和我们一起走这条通往和平的道路——会晤、讨论、达成关于和平解决的协议。

47.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48. **法拉先生（约旦）：**我问以色列的特科阿先生敢不敢现在就走出来，在这里对安全理事会声明以色列同意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我问他敢不敢现在就出来，在这里声明以色列接受并执行这一决议。

<sup>2</sup>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8158。

49. 至于说到谈判，人们决不能在枪口的威胁下进行谈判。这就是投降。我想在珍珠港事件后，美利坚合众国没有进行谈判。我想卡拉登勋爵会同意我的意见。在敦刻尔克事件后，联合王国没有进行谈判。我想当纳粹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的时候，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与之进行谈判。它们都进行了抵抗，并尽力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它们的家园。采取其他任何步骤的先决条件是撤军——立即、全部和无条件的撤军。那就是先接受并执行决议。

50. 当你主张侵略时，却企图给人以这种印象，即你是主张和平的，这是如此明显的歪曲，以至于不需要予以评论了。

51. **主席：**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5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和平问题上遇到挑战比在战争问题上遇到挑战更富于建设性。因此，我想立即回答约旦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并声明，我们是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提出的关于与约旦一起通过协议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目标的，这是基本的条款，是决议的根本目标。我们仍然等待着约旦政府方面作出这种确认。

53.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54. **法拉先生（约旦）：**现在我要求你，主席先生，和其他投票赞成并一致通过决议的代表来澄清这一点。你们是通过了一个目标，还是这个目标就是在宪章内的？难道你们没有通过一项决议其中专门几节要求作出具体行动吗？目标是在宪章内的。如果我们刚刚听到的发言证明了什么的话，那么它只能证明以色列对于决议的蔑视、傲慢态度和完全的无视。他们来到这里并声明接受这一目标，这是全然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意志。目标是什么？是得到一分吗？目标是宪章，宪章不需要决议。

55. 我重复我的问题。以色列人是真正并诚恳地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吗？而且，以色列人公然不顾联合国九十九个成员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愿望，难道他们就接受得到九十九个成员国支持的大会决议〔第二二五四（ES-V）号〕吗？通过这一决议时美国令人遗憾地弃了权而以色列的弃权是可以理解的。我再



次问以色列代表敢不敢告诉本安理会，他们是否同意执行由九十九票赞成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是：耶路撒冷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这些是事实，事实是难以歪曲的，不管是特科阿先生还是以色列内阁的任何领导都不能掩盖或隐瞒这些事实。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是众所周知的，它们不能轻易地被歪曲。

56. **主席：**我刚才接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巴鲁迪先生提出的允许他就本议程项目向安理会讲话的要求[S/8499]。既然没有异议，现在请巴鲁迪先生发言。

应主席邀请，J.M.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5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谢谢你，主席先生，也感谢对于我要求发言没有提出异议的安理会的代表们。

58. 自从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以来，我一直十分耐心地听取了辩论。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但是种种情况使我认为有必要纠正记录。有人为了转移安理会对正在讨论中的这个问题的注意力，巧妙地说了一些话。我不准备重复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期间我在安理会几次发言的内容。如果这样做，就是把一些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加到安理会的记录中，使记录十分累赘了。

59. 但是我注意到，从以色列代表提出的问题看来，似乎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约旦迄今为止已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它的相当大一部分领土被肢解和占领了。但是，似乎没有人把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来提及。一九二〇年，我是十四岁，当时巴勒斯坦——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是阿拉伯人——被委任统治国的英国占领了。当时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正如当时有一个黎巴嫩民族、有一个伊拉克民族、有一个埃及民族或一个叙利亚民族那样，巴勒斯坦被阴险地置于委任统治之下。现在我不打算详细阐述委任统治的历史，也不想详细阐述凡尔赛会议。

60. 我必须说，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住在约旦。他们除了加入约旦国籍外没有

其他选择余地。但是他们过去是巴勒斯坦人，现在还是巴勒斯坦人。在沙特阿拉伯有巴勒斯坦人，在叙利亚有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有巴勒斯坦人，在埃及有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分布于世界各地。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们被英国和美国出卖了。

61. 我不知道苏联在投票赞成分治的那个时候是不是错了。我不得不以痛苦的心情来讲到这点。我出席了一九四七年关于分治的一些会议。是否有人曾考虑到，以色列代表是否考虑到，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考虑到民族自决和民族主权属于人民而不能从人民那里把它夺走？以色列代表是否考虑到，由于巴勒斯坦人中有许多人住在难民营——被强制靠七分美元一天过活——难道你就能消除他们对国土的忠诚吗？百分之九十四是巴勒斯坦人。忘记他们是阿拉伯人吧。他们是一个民族，象黎巴嫩民族、叙利亚民族和伊拉克民族一样，它被不公正地置于欧洲的委任统治之下。那时正是炮制秘密协议的时候，人们还以为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我们今天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在作这些商讨时，巴勒斯坦人民可悲地被忽视了，在这里我就要谈到问题的关键，以答复特科阿先生所提到的：阿拉伯政府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种子。——也许我讲的只是你的大意。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指巴勒斯坦人。如果你夺去一个人的家园，如果你夺去他的国土，如果你夺去他的祖业，就没有人有必要再在他的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了。

62. 在巴勒斯坦人心中播下仇恨种子的是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敢这样做。把这一点弄清楚吧。在我上次的声明中，我再三提到这点。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敢对巴勒斯坦人民讲：“忘了你们的国土吧，跟我来，乖乖地，我们一定会把你们中的一些人带到这里，一些人带到那里。”

63. 阿拉伯各国政府有什么权利告诉巴勒斯坦人民（他们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说他们该到其他地方去住？为什么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相互讲：没关系。那么，好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一部分捷克人被并吞了。结果怎样呢？他们经历了纳粹德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64. 我们听说过恐怖分子。他们是想收复家园的巴勒斯坦自由战士。你不能要求任何人不去收复他的家园。这不是由沙特阿拉伯或约旦或埃及或伊拉克或黎巴嫩或叙利亚来决定的。这是由那些人来决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65. 我们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欧洲的运动；它不是一种东方的运动。我一再重申闪族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而我们从未否定这一点。我并不打算研究史册以证实犹太人的情况如何。因为他们过去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是闪族人；阿拉伯人是闪族人而犹太人也是闪族人。但是这个运动是在欧洲开始的。它是一种向阿拉伯国土的入侵。它夺走了巴勒斯坦。圣经上说犹太人有一天会回到那里去的。好吧，如果我们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圣书的话，那么古兰经中就没有这样讲，而古兰经是六亿人的圣经。你的意思是不是讲以色列的领导人在宗教上是这样的基要派以至他们认为锡安是一个地理实体——还是认为它是一种高贵的精神上的东西，而不是牺牲别人利益的一种地理上的占领呢？就象我过去一再重申的那样，谁知道巴勒斯坦本地人中有些人过去也许就是犹太人，也许是改信宗教的，也许他们不是选择了基督教就选择了伊斯兰教。他们是这块土地的本地人。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

66. 在座的没有人提到巴勒斯坦人民。为什么呢？他们曾经在委任统治之下，他们是分散的。难道他们应该被忽视，应该被无视吗？因此，我最后的话并非是我的什么劝诫，因为看来联合国——特别是过去三、四年间安全理事会——已成为一个意见一致的机构，而不是一个想寻求公道的机构。

67. 你不能危害宪章——即公正的和平。这里，在这个东道国，如果有人破坏宪法，或违反宪法，有最高法院处理。最高法院是这个国家的良心。当一个民族由于一些卑鄙无耻的反对他们的行动，在这里没有代表也不可能代表，你就不能用政治办法来解决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在这里没有代表。但是当我们被涉及到这个问题中去的时候，好象是说阿拉伯人民以及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有争端。而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民与霸占他们国土，霸占他们家园的以色列发生争端。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68. 我想起了一九四七年。我现在回忆不起确切的票数是多少，但是缺少二票或三票。正如我的约旦同事所说的那样，为了要得到赞成巴勒斯坦分治的二、三票，什么样的压力都施加了。这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69. 如果约旦——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叙利亚；或者，象已经声称的那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达成协议，那么，尽管在这些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分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营中，难道你认为他们会驯服和沉默吗？

7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在巴勒斯坦不会有和平的原因。这使我难过，因为在联合国我们都是赞成和平的。但当有人在安理会，就在本安理会，谈及想要对这一批或那一批国家施加影响时，那就意味着我们在破坏联合国。联合国是超越各种不以宪章和宪章原则为依据的势力范围、强权政治、特殊安排和双边或多边条约的。

71. 我们在中东算是什么呢？是由两个各自施加其影响的大国拉来拉去的一块布吗？至少那些谈到影响的人们给人以这种印象：它是一块布，被一个大国往一边拉，被另一个大国往另一边拉，而这两个大国都有它们的随从者。如果布上有一个破绽，那么每个随从者就用自己的线来织补那个破绽。那些破绽就是种种冲突。将会有许多破绽，直到一点布也不留下来时为止。

72. 我不揣冒昧地并且从亲身体来说，如果亚洲的这个区域，这个阿拉伯人的东方——不是越南而是这个阿拉伯人的东方——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的話，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赌注是大的。这不是一种宗教运动。它是由宗教激发起来的，正象十字军是由宗教激发起来的一样。但是如我们现在所知，十字军实际上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了；研究十字军的法国史学家希冷贝惹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其他史学家也如此。动机是宗教，但它实在是想延缓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时教会既是宗教权力又是世俗权力。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们知道基督徒是在他们的兄弟身旁在阿拉伯人的东方作战吗？他们没有把十字军战士看作是基督徒；他们与之作战

是因为十字军侵入到他们中间来了。后来，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土耳其兄弟们——他们也是穆斯林，虽然这一点并不相干——也进来并占领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花了一些时间的。然而土耳其人今天在哪里呢？然后来了我们的欧洲的堂兄弟们——我不想说是兄弟，因为欧洲是亚洲的伸延部分——我们欧洲的堂兄弟们，而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把这个区域分割为若干委任统治地。我们的好朋友卡拉登勋爵就曾在那一委任统治地上待过，他是那里的一位行政长官，我有时偶尔很高兴地同他在一起用阿拉伯语进行交谈。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消逝了——不是随风消逝而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消逝了。

73. 可是现在谁来了呢？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犹太人，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从他们离开迦勒底人的乌尔之后，我们同他们肩并肩地生活了我想有两千多年。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来的？谁能讲得出来呢？亚伯拉罕先于摩西来自伊拉克。但我们的问题不是涉及他们的，我们的问题涉及来自东欧的那一次入侵。而那些犹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多数是改信犹太教的。在说到这一点时我援引的是犹太百科全书，我很想叫人把这本书拿来，我知道是在哪一页上，不过图书馆离这里太远了。在第一世纪时，有些部落来自欧洲并且占领了我们现在称为南俄罗斯的那个地区。他们是异教徒。在那次大流散——以色列代表知道那次大流散，当时罗马人毁掉了圣殿——之后，许多犹太人到达了我们现在称为巴尔干国家的那块地方。然后，大约在第七或第八世纪，在宗教上的不容许异说的时代，穆斯林教传播到北方后，该地区就有了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部落就改信了犹太教——因为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想让那些人信奉这两种宗教——以便保持均势。我不准备详细地讲下去了，然而这里说的就是他们是怎样成为犹太人的。

74. 因此，这是来自欧洲的一次入侵，正如十字军或委任统治国的情况一样，而巴勒斯坦人民——我再一次地说，忘记了他们是阿拉伯人——是受害者；可是他们却被称为恐怖分子。这里，你们在所有各种决议草案中都在把他们与恐怖分子等同起来。哪怕只是在思想上认为任何要收复故土的人就是个恐怖

分子，这难道不是可耻的事吗？为什么在欧洲，当人们要收复故土时，他们就不被称为恐怖分子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你们才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吗？

75. 不行，这种双重标准在联合国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联合国就会象在它之前的国际联盟一样垮台。在西欧的国际联盟存在期间，我观察过它，而这就是它垮台的原因——双重标准。

76. 不行，你们不能用在联合国或别处所作的任何安排对巴勒斯坦人民这样做。你们不能使约旦这样一个为它的生存而勇敢战斗的国家遭遇到任何这样的安排。你们不能使叙利亚人低头。圣经中也提到过叙利亚人。就这方面而言，你们不能对任何人民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因为他们是人民，所以不能这样做。如果他们今天是弱者，他们明天就未必是弱者了。

77. 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很想使这一点载入记录：只要本安理会、大会以及整个世界不把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考虑，那么，每一种安排或每一套安排，每一项可能由第三方面、不论是面对面地还是通过中间人所制定的条约，都将自食其恶果。

78. 两百万巴勒斯坦人，难道你们能把他们从地面上抹掉并且沾沾自喜地坐在这里想要知道怎样来推敲字眼以及是否双方都使用了暴力吗？当然，任何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打起来都是使用了暴力的。然而这有种种含义。我们在这里愚弄谁？我们是在愚弄自己吗？我想起了我玛·伽亚谟的一些话：

当我在青春时分，  
也曾热切地访问过博士圣人，  
他们的伟论听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来——由那原径。

不再有版权了。这是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那时的波斯学家——翻译的。

79. 我在这里有二十年了，而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开始于成功湖，而告终于此屠宰场上。我们从门口进来，谈论巴勒斯坦问题，然后一无所得地从我们进来的那个门口走出去。

80. 让我们这样设想吧，如果说：不行，我们不当谴责以色列，我是要笑的。不论你们是否谴责以色列，以色列一定向前行进，直至他们为权势所醉倒为止。我们决不放任他们使他们自取灭亡。从个人来说，我不想使任何人灭亡；但是我为犹太人中间的无辜者担忧，不论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将因放任而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知道适可而止。愿上帝怜悯那些知道适可而止而且就此停止的人吧。如果眼看着任何人，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成为那些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受害者，那我实在是会有感触的。归根结底，他是一个人，我们是并不以宗教为理由来区分人的。然而这里的麻烦就在于动机是宗教。

81. 如果你们不是全都旁敲侧击地讲话，我就不想发言了；而如果你们忽视和无视巴勒斯坦人民，那么我就要陪你们来旁敲侧击了。我恐怕你们将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消息。不仅通过言语，而且，我要遗憾地说，还通过行动。我不希望看到更广泛的冲突，因为归根结底我象你们以及在座各位一样，是赞成和平的。

82.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另外的发言人了。征求安理会代表的意见后，我了解到多数人愿意休会。我们将在明天下午四时再开会。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